薛城沿革及其在中国古代史上的重要地位

——一九八四年八月九日在薛城区政协文史工作会议上的学术报告

郑州大学历史系教授荆三林

我打算把薛城的历史和薛城的史迹联系起来分三点来谈。第一点是薛城沿革；第二点是薛在中国古代历史上的地位；第三点是有关薛城史迹的问题。

从奚仲封薛讲起，奚仲的史迹就不在这个薛的故城遗址，春秋的薛国遗址也不在那里，那个遗址是田文（即孟尝君）修筑薛城的时候修的，但是孟尝君本身并不叫它薛国。它是齐国的一个邑，孟尝君后来称公，以后那个城址基本上是秦代的薛郡，后来汉代又修筑过城，所以它不是春秋薛国遗址，只能说是秦薛郡城，或说是汉薛县故城也可以，但称它是薛国遗址不妥当。

根据历史记载，夏代的奚仲就封在这里。夏代的奚仲年代有几种说法，“奚”姓是从夏禹王到夏末都有。这个“仲”字，就是中国俗话说的老二。这个“奚老二”究竟是谁？因为是古代传说的人物，就说不清楚了。

有人说奚老二是跟夏禹王同时代的人；也有人把奚推到黄帝的时候，即在夏以前还有几百年，是更往前推了；还有的推到夏中叶。关于夏是存在的，在我们中国历史上，约当从公元前二二〇〇年到一七〇〇年之间。现在对夏的时间是个争论，大致离现在三五〇〇年至四二〇〇年之间，正合考古学上龙山文化中、晚期。我们大致可以作这样的规定。这个时期中间，古来说法叫"奚仲封国"。夏代的奚仲也不是指一个人，而是指一个奚氏。它的年代大概距今三五〇〇年到四二〇〇年之间。

第二个是殷代，大约是公元前一七〇〇年，距今大约三五〇〇到一一〇〇年之间。殷代已有历史记载了。这中间有一个人叫仲虺，是奚氏的后裔，跟汤做左相。

西周在古薛史上没有什么记载。西周是公元前一一〇〇年到七七〇年，这二，三百年在大事记里记载的不多。因：一是当时的政治中心在关中、关东的建设都不是重点；二是西周的封国很狭隘，它的封国一个是越近越好，都封在关中，第二个是封在成周（即今天的洛阳）附近。所以它当时对今天的齐鲁之区没有封过。原来封的鲁国在河南的鲁山县、那是鲁故国。以后西周慢慢往东迁移、到西周中期，鲁才到了今天的曲阜，齐才渐渐过曲阜以东，最初它的都城也不在临淄。由于这两个原因，薛这个地方正好绕到南边，所以对这个地带直到春秋早期，才提到滕、薛及邾等国。

春秋时代，它的纪年一般是从公元前七七〇年（即周平王时）到四四六年，也就是三国分晋，建成六国局面以后，即所谓战国，大概是到《春秋》那本书结束时为止。《左传》里边不是提到哀公吗？哀公以后，由于楚和吴越的兴起，齐国的兴起，这一带地方就成为南北中心的中间地带，

所以就发展起来了，春秋时的事也就记得多了。春秋晚期，这里曾经叫舒州，后来又叫徐州。现在的徐州，是在春秋的晚期才兴起的。

战国时这一带就起来了。战国的时间是公元 前 四七 六年至一二二一年。这里叫徐州，但到秦（公元前二二一年至一二〇六年），始皇元年，在史记上叫秦二十六年，秦始皇跟秦王政是一个人，这个时候秦始皇统一天下，《史记》说："二十六年，秦并天下，分天下为三十六郡"。薛地就正式叫做了薛郡。

汉代改名为薛县，是在汉文帝时候改的。汉文帝以前还有高祖惠帝，吕后阶段，仍是薛郡。西汉是从公元前二〇六年开始，就是汉高后元年一直到西汉晚期，这里是属于鲁国。

东汉也属鲁国，这样它的地位就高了。到三国时候，这里经过一个大的变动，主要是三国时把徐州州治换地方了，不在薛了，改为薛县，此地变成了一个县治了，由州与国这样一个重要地位一降而为一个县，它的地位低了。所以这个薛就渐趋荒废、最后"五胡乱华"时，这里闹得很乱，后来到南北朝，薛已迁到安徽境内了，所以这城经过连年打仗就荒废了，从此一蹶不振。

自薛县故城荒废之后，由于它地处南北孔道，还是对它重视，或设关，或设驿站，但没有恢复重建旧治，改在它北郊临时的城垣叫临城镇，隋唐五代属滕县，宋属滕阳军，明清属兖州府，为兖州总捕同知所驻在地，民国初置县佐，设临城火车站，但大都也仍沿用着薛的名称或称这个地区。抗日胜利后，于此设置临城县，后因与河北省临城县重名，于一九五一年改名为薛城县。一九五六年薛城县撤销，其他分属滕县及微山县，一九六〇年又划归枣庄市。一九六二年建区，称薛城区。

这里牵涉到两个地名起源问题。第一个是薛。薛的字义，原同莎草的"莎"是一个字，即指很多长着莎草的地区而言。薛为水名，即在薛水流域草原上所建的国土，称之为薛的，即薛以薛水而得名。第二个是临城，顾名思义是临时的城镇，这个名字出现在隋唐之后。那么，它作为临时城垣，是在旧城荒废之前就设有一个临时的城呢？还是在荒废之后或在荒废的过程中建立的一个城呢？尚另作考证。不论属于何者，它总是相对作为永久性的薛城而另临时性建立的城垣而言，这一点总很清楚。又在旧城荒废之后，它继承了旧薛城而向前发展，直到今之薛城区。因此，现在的薛城区，从奚仲封于薛，已有其四、五千年光辉的历史。

再讲第二个问题，"薛在古代历史中的地位"。

我们按一般有记载的历史顺序，先从夏朝说起。夏代在我们中国来说是建国的第一个朝代。夏已进入阶级社会，是属于奴隶占有制的初期。但夏时仍有很多小部落，它的部落有些是原始共产制，即原始部落。夏的建国是在这一种社会经济基础上建立的，所以夏是原始社会的末期，奴隶社会的早期，它的社会制度是这样。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关于夏的政治体制。它的性质是属于奴隶制和很多部落联合王国，夏代的历史是作为奴隶社会的初期来看待的，这是关于夏的社会性质。夏是继承尧舜而建国的，中国古代讲尧舜是禅让制度，到夏时是传子。我们要首先明确有关夏的名词：夏、夏族、夏代、夏朝、夏文化，这五个概念必须区别清楚，才能够谈夏代历史。"夏族"是从夏禹王开始直到以后夏桀的家族，是它这个血统的氏族部落，它的这个氏族叫夏族。"夏朝"是夏的政治体制，是它的组织体以及王、君、臣各个官职，就是夏朝。"夏代"是它的这个执政的时代。这个时代（年代）指夏禹王和一直到夏桀王，在公元前二二〇〇年以

后直到公元前一七〇〇年之间，这个时间叫夏代。“夏”是它的统称或总称。“夏文化”是在夏代这个阶段，在夏这个地区，夏的这个政治体制的地区内所表现的文化，都叫夏文化。因此，夏代的各地文化有其个别性，也有其统一性。这五个概念不一样，这就牵涉到研究夏的历史的问题。夏的疆域包括现在的黄河中下游以及淮河流域，进一步就是牵涉到它的中心文化和边沿文化的问题，它的中心也就是夏禹王直到夏桀王活动的地方，这一地区是在河洛之间，包括今天的洛阳、偃师、巩县、荥阳、密县、登封，这是夏族活动的范围，但不等于夏文化的范围。同时共有的部落的文化都在黄河流域中下游以及淮河流域这一带，都可以称为夏文化。

关于夏本身在中国历史的地位。夏禹的功绩是治水，治水是“陆行乘车”，而奚氏在夏代是禹的车正。“车正”这个名词，按现在来说就是交通部部长，或者说是交通工具的工程师，作为夏之建设的一个主要工作部门。原始社会的交通工具没有那么发达，夏禹王能搞这么个大事，就是车辆把它联系起来了，所以夏才能够坐着车统治中国，它们的范围才能扩大到江淮下游，以致使中国各地的文化沟通起来，统一成为夏文化。这一个功绩我们不能否认，那就是说在奴隶社会的初期，中国建国及建国以后最大的功绩，应归之于奚仲。证明奚氏在夏占如何重要的地位，他的功绩不可否认。奚仲墓和奚氏村都在薛城区，它的附近有很多龙山文化晚期遗址，同河南巩县的稍柴遗址文化特征表现一致，这是对头的。不过话又说回来，最早夏禹王时，是好多的部落，“禹会诸侯于涂山”的时候、执玉帛者是万国，是好多国家，就是好多部落，每一个部落的文化是必有它的个别性，但都受夏文化的影响。因此也有它的统一性。所以我们不能够由于某个地方发现了有些文化资料上的个别性，而忽视了它的统一性，称为

什么什么文化。

在夏代就个别性来说，每一个遗址都有一个遗址的个别性，但不能忽视共性。

夏代奚氏的遗址在薛城区，但封在这里的范围，包括了今日的江苏邳县，秦汉以后叫下邳，这里叫上邳。它封的薛的范围很大，所指是苏北、鲁南、豫东，不只是现在的薛城区，也不是后来的薛郡。所谓薛，就是指那么一大片土地。因此，我们这里的龙山文化和苏北、豫东。皖北的龙山文化遗址在其特征上是一致的，和河南中部的晚期龙山文化也是一致的，可以统称为夏文化。奚氏是夏文化的一部分，是薛城区光荣历史的开端。

第二个讲到殷代。在《书经》中有一篇叫《仲虺之诰》。它是殷初的一个重要文件，现录原文：

《仲虺之诰》成汤放桀于南巢，惟有愧德，曰予恐来世以台为口实。仲虺乃作诰曰：呜呼！惟天生民有欲，无主乃锡王智勇，表正万邦，缵禹旧服，兹率厥典，若奉天命。简贤附势，实繁有徒，肇我邦于有夏，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秕，小大战战，罔不惧于非辜，矧予之德，言足听闻，言桀与汤，有必不相容之势。

惟王不迩声色，不殖货利，德懋懋官，功懋懋赏，用人如己，改过不吝，克宽克仁，章信兆民。

乃葛伯仇饷，初征自葛，东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曰奚独后予，攸徂之民，室家相庆，曰奚予后，后来其苏，民之载商，厥惟旧哉。

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以义制事，以利制心，垂裕后昆。

在《史记、殷本记》里也有记载着这么一段，说：“于是诸侯毕服

汤，乃践天子位，平定海内。汤归至于泰定陶，仲虺作诰”。诰，就是告示，或大布告。按《史记集解》及《史记索隐》的解释，“泰定陶”就是现在山东定陶。按《左传》定公元年“仲虺居薛，为汤左相“当时的商族是沿着殷水（今河南大沙河）和淮河向东南发展，到现在的安徽北部、江苏北部、山东南部及河南东部，作为他们的中心地区，到汤时才向西今河南巩县、偃师，荥阳一带灭了夏，后来回到定陶“践”得天子位。关于殷族的源流，我在《殷商源流考》一稿中讲了这个问题。那么薛正处于商起家和建国的中心地带，则仲虺与汤的关系及其在殷的建国和国家中的地位可想而知。商是一个奴隶王朝，《仲虺之诰》是商的建国纲领，也是安民告示。那么薛的地位在当时就可想而知，仲虺的遗址就在薛城区内。

再说当时殷的地理范围。殷的范围在东方开拓较晚，尤其淮河流域的东方，殷的范围很大。他的西方虽然有周，但周文王当时是附属于殷，叫西伯，是殷的属国。殷的范围向东南方活动很大，薛这个地方基本上成了殷的中心。殷的范围包括今江苏，安徽、豫东、山东、殷的中心就在这个中心区域，所以仲虺能当他的左相，发展殷的文化，使中国的社会达到一个奴隶王国的地位，这一个功劳不能不归于仲虺。当然不是仲虺一个人，他的子子孙孙都在内。这样使薛的地位更高了。但是不是说仲虺的都城就定在我们现在的那个薛的古城呢？这个话还不能那样说，因为仲虺的城址在考古学上叫它“斗城”，遗址不大，传说仲虺就在这里。我们不管城址是不是在这里？但仲虺在薛这总靠住了吧。薛已经处在中国历史重心地位，使中国的文化向前推进了一步，巩固了殷王朝，这一点功绩是不能否认的。这是薛城的第二段光辉历史。

现在再谈谈周代。关于西周时薛的地位问题，虽然历史上没有什么记

载，但是不是说西周就停止发展了呢？不是，它的发展更是独立发展的。西周的封国都是在今关中及河南一带，后来渐渐向东。如鲁，原封在河南鲁山县，后来才转到曲阜。宋，曹都在河南，在山东南部及江苏北部，是视为东夷。但在这些称为夷的小国中，一般都是子爵、独薛的封爵很突出是侯爵及伯爵，为二等或三等。所以在春秋三十六国中，就包括了薛，西周不管提不提，但薛的本身是存在的。薛的名字从来就叫薛，薛在西周这一段是有它独立发展的特点，所以这个地方也有西周文化的遗址。薛的文化发展是不同于齐鲁，因为鲁是属于姬姓血统，则薛是任姓。但他们的文化也都是西周文化，只是有他独立发展的性质。所以这地方的西周遗址与鲁西的遗址可能就有若干的区别，但是不能说它不是周文化，绝不能以个性代替共性，也不能以个性否定共性。春秋以后的史事是越来越热闹，薛的地位越来越高。春秋的晚期，吴国和楚国起来以后，薛这个地方居于吴、越、楚、齐、鲁、晋、宋的中间，既为中间地带和缓冲地带、也是互相争夺的对象。《左传》定公二年（公元前五〇八年）记薛宰曰："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为夏车正，迁于邳，仲虺居薛，为汤左相"。这段话是薛宰对各诸侯国宣称的，夸耀他的渊源和光辉历史。又《左传》哀公四年（公元前四九一年）记"齐陈恒执其君，置于舒州，寻弑之"。可见是时的薛已被齐国所灭，并名叫舒州了，后称为徐州。事见《史记·齐世家》是开始越王勾践灭了吴国之后；他的国土扩大了。按《左传》哀公二十二年（公元前四七三年）冬十一月，越王勾践的国土直接与中原的各国接壤，因之与齐国及晋国各诸侯会于薛，是时的薛是徐州的州治，最早的州是一个军事区域，相当于抗日战争的战区，或者相当于解放以后的大行政区。这个州是春秋晚期才出现的，那就是说这个地区成了晋（山西）、中

原各国与江淮下游各国的缓冲地带，成为这样一个特别性的区域，只有这个州是最早的，这个区域在当时的局势是这样。吴一起来是从南边过来的，他说他是“太伯之后”，他说他的官更大，是老大哥，这样一来，他必须在这里聚会，尤其有奚仲、仲虺等沿续一千多年的历史，西周独立发展的历史，在这个基础上，只有这是一个重心，它是和政治经济发展一致的，这样一来，它的地位就起来了，在这个地位就有好多的盟会也在这里聚会了。春秋晚期有这么一个事情：说当时越王勾践灭了吴国，以兵渡过了淮河，“侵略”了华夏的齐、鲁、晋等国（当时称为“上国”）这些国家就在徐州盟会，这样一来，薛的政治地位更高了，战国更给它造成了一个机会，战国时楚国灭了吴越以后向北边来侵略，齐国则向南边活动，西边是梁惠王，这时楚国的京都不在郢了，搬到了申(今信阳)，在这个机会，一下，徐州成了一个特别区，构成了徐州的特别地位。徐州出现以后，它的地位可以左右各国，到战国初期时，齐国的政治发生了变化，原来的任姓薛变成田氏薛，他不愿意当诸侯，就称王了。战国初期，魏国一个最有名的王是梁惠王，当时徐州属魏，使一个大将黔夫守徐州，镇守东方国境、以后徐州又属鲁国，再以后楚国又拔徐州，这徐州成了兵家必争之地。《竹书纪年》上有一段记载与这不同，它说是邳迁于薛，改名是在春秋时候，那么，既然说邳迁于薛，就好象邳不是薛，不过邳和薛是一个区域，所以证明战国初期，徐州是在薛，至于春秋战国初期的薛的遗址（城址），是不是就是现在的薛故城呢？这是一个问题。因为大城的出现经济基础是封建领主制。春秋的制度，过去讲是封建社会，现在不论中学、大学的课本都给它讲成奴隶制社会晚期，又一说战国是封建领主经济制社会。不过两个讲法是不是矛盾呢？我的看法是不矛盾的。奴隶社会晚期就是逐步

发展成封建领主制度，封建领主经济制度的本身也就是包括很多的奴隶制因素，它两个主要的不同点，就是奴隶制是奴隶完全受奴隶主的约束，封建领主经济制度，农民是有自由权，他也可以建立他的家庭，封建领主经济制度，就是过去说的井田制度。过去有人把井田制度解释成原始公社，这不对。原始公社的制度不是这样，奴隶社会的制度，农民没有自由权，可是井田制度很明显，在大土地上是有公田，八家共耕公田。封建领主经济制的产生，大领主就是周天王，小领主就是各国的诸侯，诸侯之下，又一个个小领主，即各邑的大夫，再下就是农奴或农民。春秋时候表现很明显是这个特征仍然存在，所以在春秋时代是封建领主经济制度的早期。但是，是不是有奴隶残余呢？我们认为仍是有的。在各个国家，各个地方都有，任何历史的发展都不能一刀切，社会的发展，中间都有一过渡时期，不要说古代，就是现在也是如此。所以我们说它是封建早期可以，或说属于奴隶时代晚期也可以。古书里讲，“夏禹王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到周武王大会诸侯于孟津时，是八百国，到东周春秋时，只剩下三十六国，战国时只剩七国，就是包括周和晚期的宋，算来也不到十个国家，到秦始皇统一中国就成一个国了，就是我们中国。战国时候的社会是由领主经济过渡到地主经济，最后是封建领主经济破灭，到地主经济出现，大城市的出现就是在这社会经济基础上产生的。现在，我们必须说，象薛这样的大城，只能是战国的产物。我们讲历史就要先看它的当时的社会经济基础以作规定这段历史的条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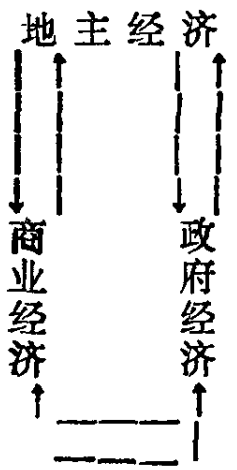
我们还要说一点，城一般来说，大城的出现是在封建领主达到高级阶段出现的。在春秋晚期，建立薛的城垣是徐州城，是可以大的，城是一个防护工具，城垣必须有它的经济基础才能建立，不然的话没有大城。当然

城垣是随着定居而出现，最早的新石器时代就有城堡，但规模都很小。所以仲虺的斗城如有的话，是不是那么的大城？现在见到的薛这个方二十八里的大城遗址，肯定是在战国晚期或秦汉时代的建筑。到战国时候各个国家来争夺，梁惠王、齐威王、楚国的，曹国的都来争夺徐州，同时也来建设徐州。这个阶段中，徐州是兵家必争之地既然要兴兵打仗，就必须要建城。城是分两种的，我们必须弄清楚。一种城是住人的城；一种城叫城堡，或叫堡（军垒）。后一种城很小。这一点我们必须弄清楚。我们可以说在战国的时候，这个地方已成为中国东方地区的重镇了。因此是各个国家来争夺的地方，同时也是各个国家来建设的地方。齐来建设，魏来建设，楚也来建设，楚是来攻打薛的，他必须有他自己的壁。所以这里不是只一个城址，很可能发现好多的城垣遗址。

这里我们提一个问题，明朝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里有好多的错误，他讲到春秋时代，薛这里是称子国。可是《左传》和《史记》里，薛是侯爵和伯爵，薛的地位始终是领先的地位。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里把这点弄错了，我们只能根据《春秋》、《左传》、《史记》、《汉书》。至徐州以后，它便是州治；直到齐灭了薛，也就是并了薛国后，成为齐国邑，把齐国的公子田婴封到这里。田婴是齐威王的少子，是齐宣王的兄弟。至于封田婴于薛的时间，据《史记·孟尝君传》，是："宣王卒，湣王即位，即位三年，而封田婴于薛"。则是公元前二九八年。但《纪年》所记的是"梁惠王后元十三年四月，齐威王封田婴于薛"。则是在齐威王三十五年（公元前三二二年），即早二十四年。两者是否矛盾？我的看法，田婴是威王的少子，从小就受了封为薛君，但到薛地去常驻的时间，比受封的时间要晚点。因此我们认为一个是受封的时间，一个是到邑的时间。但

田婴封薛后的事迹不多，最多而且是有很大成就的就是他的儿子田文——即中国古代史中赫赫有名的孟尝君。孟尝君一生的事迹，是薛之所以最发达的历史，也是一段光辉的历史。现在我们谈谈这一段历史。

田文就是孟尝君，他的地位是很重要的，正是在战国晚期。战国晚期，中国社会经济有一个突出的变动：一个是铁工业的发展，在每一个大的城市，大都有一个大的铁工业，铁矿，铁工厂。铁工业的发达是从春秋时侯就开始了，接下来就是铁工具的商品化，成为当时商业资本家投资的对象，而成为当时社会经济的一个主要部门，最大的经营对象就是经营盐铁业，当时的社会经济有一个循环，就是商业资本成为社会的主要环节。第二环节就是政府的经济。政府经济的主要税收是靠铁业，铁工具来税收的，商业资本发展以后，就是买地，这是战国时期一个突出的现象；第二个是开荒，开荒后都成了私人的土地。地主经济——商业资本——政府经济三者的循环如左图：



商业资本、地主经济和政府经济成为社会的三大经济要系。这三个东西是循环出现的。商业做得好就有钱买地；地买的越来越多，成了大地主，就越有钱；越有钱，力量就越大；力量越大就成了当时的大官僚。这与当时的政治是分不开的。战国晚期有个特点，它是有了钱买地，生意发财了，可以在政治上争取政治地位。另说个笑话，秦始皇不叫嬴政，它是吕不韦的儿子。吕不韦这个人，大家知道他是一个大商人，可以周游列国。这是当时社会经济的一个特征。在这个特点之下，这些人物

就可以左右政府，左右全国，吕不韦搞得有劲，就可以叫他的儿子当皇帝。这个事就是地主经济，政府经济和商业资本三个东西互相存在，整个社会就是这样存在的。现在我讲讲孟尝君，孟尝君封于薛。他为什么能这么大的事业？孟尝君是一个大地主，他是战国晚期四大公子之一。四大公子是指他和春申君、平原君及信陵君、但他的事业最大。这四个人都是以养士——（好客）有名的，他们都有宾客数千人。

现在讲讲孟尝君的故事。《史记》上说田婴有四十多个孩子，他当时有一个贱妾，生子叫田文，生下以后、田婴说不要这个孩子，但她又不忍心把孩子杀掉，就暗地养了起来，长大以后，去见田婴，田婴就说他的妾："我说不要他，你为什么把他养大了。"田文就问他爸爸："你为什么不要我？"田婴回答说："你是五月五日生的孩子，长得跟门一般高，那就要不利于父母，所以你这样的孩子我不能要"。他就向他父亲讲理说："你是受命于天，还是受命于户，要是受命于天，天没有那样说过；你要受命于户，就把门户加高点，这又有什么坏处呢？"他爸就说："你可休矣。"意思是"你歇歇吧！"是无言回答。这故事说明一个问题，孟尝君从小就很聪明，并且肚量很大，不畏强暴，敢于主持正义。后来没过多天，又出现一件事，孟尝君发现他爸爸有很多问题，就给他爸爸提意见了，他说："爸爸你来到薛地以后，你在政治上干了多少好事？据我知道，今君后宫蹈罗绮；而士不得衣短褐，仆妾食粱肉，而士不得厌糟糠。"（《史记·孟尝君传》）这就是说你想治好薛，就必须改变这个局面，多为百姓办好事，使大家都丰衣足食。他爸一听这话，就说："你办！你办！"给了他一个官，叫他接见四外诸侯，当外交使。他接见诸侯时彬彬有礼，诸侯回去以后，都夸赞说孟尝君有出息，将来一定能当薛君。这时田婴

死了，孟尝君就继承了他的地位，他的政治很清明，不搞阶级剥削，大家共患难，有吃的一起吃，有穿的一起穿。第三点是他养宾客，他什么人都养，《史记》上说，各个地方的亡命之徒他都要，好象《水浒传》上的柴进(柴大官人)的庄上一样，什么人都来，他都保起来。孟尝君养士数千人，能团结各个阶层的人，包括一些“鸡鸣狗盗”的人 他都收留起来，要人尽其材，他的政治清明，故薛的社会安定强大。四大公子，其他三大公子都没有他这样的搞法。他的知名宾客中有个叫冯煖的，冯煖在政治上替他办了两件事。一是各地方的税收不起来时，叫冯煖去收税、冯煖到那里后对有钱人，必须要收他们的税，但对穷人，集合起来，当众烧了债券，说：“你向好好过吧！”冯煖回去以后，孟尝君问他为什么这样做？冯煖回答：”你之所以能做好薛君，就是有这么多的人民支持你，你可以主宰世界了。”孟尝君一听，觉得言之有理。冯煖做这件事，安定了民心。还有一件事对孟尝君也很有帮助，就是在孟尝君受害的时侯，齐威王想害孟尝君，让他离开了薛，弄得他没有办法，他的宾客也都走了，没有人敢见他，只有冯煖去见他。不多天，政局改变了，孟尝君平了反，又回薛当君了。这时宾客都又来找他，孟尝君气了，说：“我过去养活你们，当我穷的时侯，一个人都不敢到我这里来。现在我平反了(平反不是现在的新词)，你们又都来了，我不见”冯煖就劝孟尝君，说：“当时宾客见你是什么道理呢？是因为你富，有势力，他们才见你。他们为什么要走呢？是因为你倒了霉，所以他们就不敢来见你。”他还举了一例子，说：“有白天，也有夜里，人的一生也是这样。到夜里的时侯，他就不应该来见你；如果见你，还会是夜里吗！今天你起来了，他们又来见你，不就成了白天了吗？”白天你把宾客都拒绝了，你不是永远过夜里吗？你现在要把他们都收回来，更

增加客人，这样我们不更有势力了吗？”孟尝君一听觉得有道理，于是他就对宾客都照常接见。

我们从冯煖这个例子中可以看出，孟尝君的客人也不是简单的人物，冯煖这个人物在当时他的思想，一切的做法对孟尝君治薛起很大的作用。这就是说，在这个地方出了一个孟尝君，还得有他三千食客，中间还有象冯煖这样的人物，才造成他的政治非常清明。当然，从当时的情况来看，是有革命的意义。因为阶级斗争从来就是存在的，可以看出，他走的路线是一个新的路线，是比较进步的。孟尝君的进步也是战国晚期历史的进步。战国晚期历史的革命性，也是从薛这个地方发展起来的。所以这一点重要意义，必须把它肯定。

这就有一个问题了，象过去关于这“革命”性的评价问题，我们这也应当谈。过去都说薛的土匪很多，这个说法是叫太史公搞错了。太史公在《孟尝君传》说：“吾常过薛，其俗多暴桀子弟，与邹鲁殊，问其故，曰孟尝君招至天下任侠，流人入薛中，盖六万余家矣。”这个评价，我认为不妥当，因为司马迁还站在皇帝的立场。

再来谈谈孟尝君的事迹。他的事迹主要有下面几点：

第一、养宾客，是“倾天下之士”。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网罗了所有人材”。第二，结识了泰昭王，后“入秦为相”。第三，齐湣王立后又为齐相，主持齐国的政权。第四、联合韩国及魏国攻楚国。第五、联合韩国及魏国去攻打秦国，都得了个大胜，达到“取宛叶以北，以强韩魏”。第六、“连三晋”，即把韩、赵、魏联合起来。第七、“连齐秦”，即把齐国和秦国又联合起来。第八、为齐灭了宋国。因此，称为薛公。薛的地位在当时是“孟尝君中立于诸候，无所属”（《史记·孟尝君传》原句）

的超等地位。

这样一来，当时局势造成了统一中国究竟是秦还是齐？天下命运将归之于谁？是秦始皇还是孟尝君？丞相上下、构成东面的齐与西面的秦两"帝"均等的基础。因此全国都是望着薛的动向。

进一步谈谈孟尝君所筑的薛城。这个薛，孟尝君来到之后，由于他的地位高了，就需要筑城.所以现在薛故城的遗址.基本是孟尝君修筑的.因为薛的地位高了.人多了.需筑大城。孟尝君修薛城，他把薛城修得很大、很好、很坚固.这是《史记》、《汉书》中都有记载的.他所筑的薛就是现在薛的这个古城址。当时这个城既是商业的都市，又是东方的政治中心。

孟尝君的下场不很好。他死了以后，因他的儿子很多，互相争夺，争着当后代.自已矛盾了.闹的结果被人灭了。所以史称"孟尝君无后"，是说他事做得很绝。我们今天看来不是这样.他的事做得还是很好的.他的死也给东方造成了一个不幸，结果齐的地位让给了秦，相对来说，给秦始皇造成了一个好机会，如果他再多活几年，那统一中国也可能不是秦而是齐。所以我们说战国晚期，薛的地位是很高的。

战国时，薛是徐州的州治。《书经·禹贡》是成书于战国。因此，《禹贡》所写的徐州情况，基本上是当时徐州的情况。现录在下面：

"海、岱及淮惟徐州，淮、沂其义：蒙羽其艺；大野既潴，东原底平，厥土赤埴坟，草木渐包：厥田惟上中，厥赋中中，厥贡惟土五色，羽畎夏翟，峄阳孤桐，泗滨浮磬，淮夷蠙珠及鱼；厥篚玄纤缟，浮于淮泗，达于河。"《禹贡》

足见他们经过不断劳动的结果，改造了自然，形成一片繁荣昌盛的情景。

下面我们接着谈谈秦统一中国（公元前二0六年）后的薛。秦始皇分"天下为三十六郡"，在这里设置了薛郡。关于薛郡的郡治，目前有三个说法。第一、是说薛郡治在今曲阜。《辞海》"薛郡条"说"秦置薛郡、治所在鲁县。（今山东曲阜）……西汉改为鲁国"。第二、是《中国古今地名大词典》"薛"条.无提及薛郡.只称"秦置薛县"。另有薛县条也说"秦置薛县，北齐废，故城在今山东滕县东南四十四里"。《中国地名大词典》没提到薛郡，不等于秦代无薛郡。薛县是汉代才置的，它说"秦置薛县"，显然不符史实。第三、是明人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滕县"中有"薛城"条，说"县南四十里……秦置薛郡，二世二年沛公命雍齿守丰，自引兵之薛，又项羽以朱鸡石败自湖陵，仍引兵入薛，召请别将会薛计事。汉置薛县，属鲁国"。是置县在鲁国设置之后，秦汉之际是重地，项梁尽招别将居薛，就《史记》、《汉书》直到《括地志》到明人的资料所指薛郡治都指的是那个"周二十八里"的大城，是《辞海》的说法无原始资料的根据。《中国地名大词典》称秦置薛县，亦无历史根据，很显然秦王政二十六年"初并天下，分天下为三十六郡"时，所置的薛郡、郡治就是这个方二十八里大的城垣，这和《读史方舆纪要》的说法是一致的。西汉初仍叫薛郡，在西汉初薛郡仍是东方的一个政治、军事中心。薛郡管辖的范围很大，包括现在的安徽北部，江苏北部、山东南部、西边接了豫州地区。所以徐州俨然是秦国东方的一个半边天。薛郡又经过一翻重修，使它的城址更好，更扩大了这个城的建筑。

这个地方在秦汉之际，陈胜、吴广的起义，首先就是"下薛"，即先占领薛。尤其项羽，先争能够占领了薛，就是得了大半个天下，所以项梁的第一步就是把它的所有部队大会于薛，在薛这个地方来聚会。聚会了以